

JADE

翡翠这玩意儿

谭敏 著 Tanmin

现实版『疯狂的石头』

一块『石头』引发的寻宝历险记

那枚小小的翡翠深色吊坠让王琬着了迷，他不仅从此与翡翠这个行当结上了缘，而且还与某件神秘的事情结上了缘，那个由吊坠带来的小人影成了他眼前始终挥之不去的秘密……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JADE

翡翠这玩意儿

Tan Min 谭敏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翡翠这玩意儿 / 谭敏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60-6111-8

I. ①翡…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2017号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三滘村瑞宝路大千围二横路2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

印 张 10 1插页

字 数 250,000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001 - 013 引子

准备为慈禧老佛爷祝寿的那座翡翠大山子，从它被发现起就引起了无数人对它的窥究，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一番殊死拼杀后，那座翡翠大山子成为后世之谜……

015 - 074 卷一

那枚小小的翡翠深色吊坠让王珑着了迷，他不仅从此与翡翠这个行当结上了缘，而且还与某件神秘的事情结上了缘，那个由吊坠带来的小人影成了他眼前始终挥之不去的秘密……

075 - 132 卷二

翡翠石头是有魂的，有些翡翠石头注定要是遇上那些跟它有缘的人，你想甩都甩不开；而有些人命中注定就是要和这些翡翠石头打交道；不管他们怎么折腾来折腾去，始终还是为翡翠石头那点事在折腾。

133 - 197 卷三

冥冥之中，书虫们是在重复历史上曾经有人经历过的某些事情，似乎是在重走历史上曾有人走过的一些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戴着翡翠吊坠的王珑似乎能感受到他记忆深处的某些曾经发生过的场景，甚至能预测到某些将要发生的事情。

199 - 253 卷四

在大家的印象中，那座翡翠大山子的掩埋地一定是和翡翠鸳鸯玉牌联系在一起的。已经得到其中一块玉牌的龙司令，对另一块玉牌的索求是如饥似渴、不择手段的。他不惜抓人，不惜开赌，不惜把自己的庄园押上，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老命和儿子的命都押上，为的就是要搏得那块翡翠玉牌，为的就是要搏得那座翡翠大山子。

255 - 311 卷五

翡翠大山子最终是以一尊观音菩萨佛像的方式矗立在了北京，而观音菩萨的脸部轮廓却是丹宁的形象。书虫们心目中的丹宁已经化作赐福于人间普众的上天神仙、观音菩萨了。

引 子

准备为慈禧老佛爷祝寿的那座翡翠大山子，从它被发现起就引起了无数人对它的窥究，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一番殊死拼杀后，那座翡翠大山子成为后世之谜……

引子

契爷给王珑他们讲有关翡翠的故事，时间拉得很长，故事的情节也是断断续续的，然而其中的一些片断却让人印象深刻。

光绪十年，北京玉器社的头牌英师傅开始专门给皇宫里做玉器活，此后，他做的玉器件市面上再难见着，他做的活全成了慈禧老佛爷的宝贝，他所在的玉器社也因此名声大振。

那会儿老佛爷就喜欢翡翠，她喜欢翡翠的那个绿，每回一见着绿汪汪水灵鲜嫩的翡翠，她就觉得舒坦。冲着老佛爷喜欢翡翠，越来越多的人也都以拥有翡翠玉器为荣，市面上翡翠的身价也跟着高了。

那年要给老佛爷祝寿，宫里正愁找不到什么好东西，下面传话过来说在云南腾越州发现了一块奇大无比的翡翠毛料，可以给老佛爷做一个特别大的寿山子。宫里的人一听就觉得有门，这下给老佛爷的寿礼就能格外长眼了。

话又说回来，那块翡翠大毛料还远在天边呢。

据腾越州传来的说法，那块大毛料还在坑里，现在才刚露了个头，且不说运回北京开料做成寿山子，就是从坑里给扒出来都是天大的事。

宫里的人可不管那么多，老佛爷更不管这些，叫人赶紧下去办。

因为要到实地看一下大毛料的好坏，要不然给宫里运回来一块没用的大石头，罪就大了去了。所以宫里造办处管事的太监要英师傅以头牌师傅的身份亲自去云南腾越州去瞅那块大毛料。你想啊，让头牌师傅瞅过的翡翠毛料还能有错吗？

英师傅本不想去，他知道自己虽然贵为老佛爷钦点的玉器社

的头牌师傅，但却只限于做玉器活，对翡翠毛料的鉴别那是一无所知，宫里整个就是瞎点兵；但他也知道，老佛爷都点了名了，这趟苦差事他是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的。转念一想，乘着这趟外出把儿子英凉带上，正好给这浑小子长长见识，自己这番好手艺迟早总得传给儿子，说不定这趟外出，只会在京城惹祸的浑小子就开窍了，那可也是一桩天大的好事啊！

于是，这一天，懿旨一下，爷俩就启程了，随行的还有宫里的内务主管艾德罗以及监差太监、护卫、打杂等一行四十多人。他们的目的地是腾越州管辖、位于雾露河上游的帕敢，就是在那儿的苏洛卡坑口发现了翡翠的大毛料。

走走停停一个多月后，英师傅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云南腾越州的州府腾冲。腾越州禅帮土司文旺的家丁早已在腾冲等候多日，禅帮土司文旺跟清朝皇宫的关系一直很好，从他的上一辈开始，他的土司家族就和清朝朝廷保持密切的往来。前些时，到北京报信说发现大翡翠毛料的正是这名家丁。

一到土司文旺家中，文旺就告诉他们说，苏洛卡坑口发现翡翠大毛料的消息早已传遍了腾越府及周边地区，这引起了无数人的窥伺，各方势力虎视眈眈，谁都想把那座大山子据为己有。毕竟那是一座太难得一见的宝山，就算是飞蛾扑火，他们也要拼死一争……接着又让他们不用担心，他已经派了足够多的文家护卫军守护那座翡翠大山子。

想到这一月来路途的艰辛，翡翠大山子又有重兵把守，宫里的领队艾德罗决定在文旺的家里休整几天再去坑口。

在腾冲休整时，英师傅经常能在大街上见到山民手里的一些翡翠毛料，他发现这些翡翠毛料与他在京城里见到的有很大的区别，他在京城接触到的翡翠毛料全是由州府监差把关、各坑口精

选过的将毛料去皮显绿的最上等的明料；而山民手里拿的说是翡翠毛料石头，却完全看不到翠绿在哪儿，也就完全看不出它的好坏。英师傅琢磨，无论如何也要学会看翡翠毛料，要不然，看不好那块翡翠大毛料，他们这一行人回去是交不了差的。

英师傅心里很着急，他清楚，要真正学会看毛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那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短时间内，他注定是无法熟练掌握这门技巧的了，这可怎么办啊？毕竟，老佛爷的寿辰可是不等人的！

英师傅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找一个当地能看毛料的师傅，让他一边帮忙看料，自己一边跟着学，兴许这还能管点事儿。转念又想，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位看料师傅啊？

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的顺利，就在英师傅像热锅上的蚂蚁快烤糊的时候，深谙其中道理的文土司竟然亲自给英师傅介绍了一位叫三木根的看料师傅，这个人本来是土司家的家才，因为会看翡翠毛料赚了很多钱，自己给自己赎了身。现在他成了这一带翡翠生意人的座上宾，连文旺土司老爷都很敬重他。

结识了三木根，英师傅这才真正开始认识什么是翡翠毛料。

三木根把能找来的毛料尽量都找来，一点点地教英师傅怎么看。他说要真正认识翡翠毛料，还必须知道各坑口的情况，所谓“不识坑口，不玩石”。坑口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出产毛料的不同。雾露河两岸分布着大量的坑口，最主要的有道帽坑口、后江坑口、次卑坑口、大木坎坑口、麻蒙坑口、灰卡坑口、南奇坑口、苏洛卡坑口、波密坑口、干西山坑口。道帽坑口是开采时间最长的坑口，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出的石头，灰皮多，水头和地张较好，杂质较少，经常能出玻璃地，只是高翠的产量较少。后江料，黄砂皮居多，经常能出满翠和高翠，少雾少裂，水头好，缺点就是子料多，且容易泛蓝水。灰卡料，皮壳杂色，以灰绿和灰黑为主，料的好坏不均匀，石头大小也很不均匀，是个变化极大的坑口，

这儿狗屎地的石头里经常出高翠的玻璃地。人们常说，狗屎地里出高翠，多指的就是灰卡料。

.....

这天傍晚，三木根带着英师傅一行来到八莫的赌料场，说是带他们去现场见识一下赌翡翠毛料的过程。那家赌料场其实就是座四面没有墙的寮篷，寮篷中间放着一张用厚木板做成的木案，四周的柱子上插着火把。三木根领着他们走近寮篷时，中间的木案上已经放了一块一尺见方的老坑黄砂皮半山料，无疑这就是要开赌的料。周围的木板凳上不少买家聚堆在一起，商量着料的情况和价钱。

站在一群不知是买家还是卖家的人堆后，三木根告诉英师傅，按说不应该晚上看料，所谓“灯下不观色”是有道理的，像油青和泛蓝水一类的料，在灯下看的颜色要比在阳光下看的颜色好很多。而赌料场老板就偏要在晚上开赌，他就是要这些买料的人眼光有偏差。色差一等，价差十倍，经常有人晚上一赌，白天就后悔了。晚上看着色不偏，白天一看，石头里的颜色就偏到外婆家去了。

三木根低声道，这块黄砂皮是南骑坑口料，这种料的色根很短，出不了满翠，但它的色扬，很招人眼，有看相。内行人知道，仅从水撒白雾的皮壳就可以判断这块料除了门子上的这点绿之外，里面基本上没绿了。以行家的角度看，这块料已经不是什么赌料了，而是块明料，是块没有什么价值的明料。

那为什么还放在这里赌啊？英师傅不太明白。

这就是赌料场水深的地方。很多人根本看不懂料，也不知道料是产自什么坑口以及具有什么特点，他们来赌料完全是来撞大运。也只有通过买赌料，吃过几次亏，上过几次当，他们才会渐渐明白其中的道理。三木根解释说。

这时场上有人叫出了底价，二十两银子。

三木根压低嗓门对英师傅说，这块料也就只值二十两银子，再高就不值了。

旁边人堆里正巧有个年轻人听见了三木根的说话，一听三木根如此说，接过话茬便说：兄弟说这话，像是知道石头里面没有绿。照此说，你肯定是个行家，不过即使是行家，说话也不要这样绝对。这位兄弟如果肯赏脸，我们今天就赌上一把，我们各出二十两银子，先把料买下来，再开料分出高低。要是像兄弟说的那样，除了门子之外里面什么绿也没有，我不仅认输认赔，还认你做我师傅。

这种公开的挑战是赌料场上的一种叫板形式，有时就是故意逼人进入赌料的程序。如果你是外行，马上就得认输，服软，赔不是。这样一来，公开叫板人的身价自然就抬高了。如果你是行家，你就不能不应战，否则会下不了台，会把自己的名声搞臭。赌料场里的观众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叫板的场面，不管被叫板的人是不是行家，一旦有人叫板，马上就有人跟着起哄。

三木根显出一副很谦卑的样子，不亢不卑地说：诸位给个面子，在下不懂规矩，请各位不要当真。我说的话不是绝对的，各位完全可以不信，但诸位说的话恐怕也不会是绝对的吧？

场上的人一听三木根的话就知道，他表面上是示弱，实际上却是软中带刺。

叫板的年轻人可不管这么多，他从人堆里走了出来，很嚣张地对三木根说：喂，不要说什么绝对不绝对了。既然你都把话说出来了，说明你真是个行家咯。今天你要说没钱或者不敢赌，就给少爷我跪下，磕个头，我就让你走，但要记住，以后永远不要再踏进这个寮篷。要不然，你就把银子拿出来，开料见个高低。

三木根一听年轻人如此咄咄逼人，也有点生气了，他什么话也没说，走过去把一包银子砸在了木案上，头也没抬地喊道：就

按你的意思，赌料！

好！把水车房打开，开料！

那时开料要用河边水车的转动来带动转轴，经过大小轮皮带的二次转换，使安在转轴上的磨片转速提高，这样就能把石头锯开。尽管比不上现在的电动开料机，水车开料机的效率也差不了太远。

很快料就被锯开了。

除了门子边上有些翠绿之外，石头里面确实没有一丝绿。三木根赌料赌得真是准，准得跟神枪手的枪法一样，一枪完事。

英师傅在一旁看了，心里乐开了花，以三木根的眼光，翡翠大山子的鉴定不再是困扰他的难事了……

几天后，就在他们准备出发前往苏洛卡坑口的前一天，文旺土司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苏洛卡坑口失守了。尽管他派了足够多的文家护卫军去守卫，可坑口最后还是被强大的克钦族人攻占了。

主管艾德罗和英师傅一听慌了，没有了坑口，他们可拿什么出去复命啊？无论如何也要夺回坑口。

艾德罗当即决定，所有京城随行来的护卫、腾越州府的兵卒，再加上文家护卫军一起组成混合军，立刻出发，全力抢夺苏洛卡坑口。为了更有把握拿下苏洛卡坑口，艾德罗还专门从八莫调来了镇守边关的几门洋山炮，铆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

不几日，艾德罗带领混合军来到了苏洛卡山谷。

苏洛卡山谷位于雾露河岸边，广袤的雾露河山脉伸出的一条支脉，在这里蓦地抬升，山脉的主峰高耸入云。从河对岸看，山脉由远至近犹如一条巨龙从东向西腾空而起，似要飞天而去般。当地人则依据山貌将这座山峰叫做龙抬头。按相理学上说，这是一处极佳的风水宝地。

由于龙抬头山峰的剧烈抬升，加上长年疾风厉雨的冲刷，山峰的南面形成了累卵及危的陡峭山坡。基于地形险要，苏洛卡坑口是先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出一个上宽下窄的楔状通道，然后再向里面开挖采翡翠的坑道，尽管在通道上方已经做了很多支撑和保护，整个坑口的坡面仍然极容易形成泥石流或是塌方。

这天天刚亮，艾德罗指挥混合军开始向苏洛卡坑口进攻了，他们采取了从两侧迂回进攻的办法，克钦族民兵最初就是用这种方法打败了文家护卫军。令艾德罗没有想到的是，克钦族人变得聪明了，他们吸取了护卫军失败的教训，在坑口楔状通道两侧的山坡上就展开了防守，而不是仅在楔状通道附近。这使得混合军的进攻变得极困难，队伍根本无法靠近，接连进攻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下来。

混合军的四门火炮很快被拖过来了。一阵猛烈的炮击，让在山坡防守的克钦族民兵伤亡不少。不过，克钦族民兵很快就发现了火炮弹着点的范围和规律，并迅速适应了过来，只要火炮一发射，他们就躲在大石头后面，火炮一停就跑出来。火炮并没帮助混合军迅速攻下苏洛卡坑口，双方进入了胶着状态。

过了几天，艾德罗耐不住性子了，他竟然命令火炮向坑口的楔状通道里射击，以此来掩护混合军向楔状通道两侧迂回前进，他已不在乎坑口的楔状通道是否会塌方。这种方法果然很奏效，克钦族民兵在火炮的攻击下，根本无力防守。混合军在炮火的支援下逐渐向坑口的楔状通道收缩。

这时克钦族的头人突然站了出来，他指着旁边的一块大石头，扯着嗓子朝下面喊：所有的人都听着，苏洛卡坑口我们是占定了。即使我们打输了，你们也得不到。我明确告诉你们，在这块大石头下埋了几百斤的炸药，如果你们攻进坑口，我们就炸塌坑口，大家同归于尽。

克钦族人这招确实是很灵，艾德罗的混合军立刻就停止了进

攻。不停止能行吗？几百斤的炸药一炸，不仅坑口全部被炸塌，爆炸还会造成山体滑坡，倾泻下来的石沙会将他们全部掩埋掉。

就在艾德罗犹豫是撤还是不撤时，突然响起了一阵密集的爆炸声，克钦族士兵立刻本能地举枪向混合军射击，久经战阵的艾德罗则凭直觉知道放炮的不是克钦族人，克钦族人简陋的装备他才见识过，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装备，也不会被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刚刚爆炸的山炮射程比他们的还远，并且从爆炸的地点看，其射击目标非常精准，基本上可以做到指哪打哪，这种军事技术在清末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艾德罗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得出结论，除了洋人其他人不可能有这种军事技术。

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艾德罗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对面的山坡上，一群洋鬼子士兵穿着笔挺的军服，排着整齐的队形，敲着军鼓吹着军号，三人一排端着长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山谷推进。

如果先前与克钦族人打仗，艾德罗还不怎么发怵，面对即将要出现的洋人，艾德罗心里开始打鼓了，他知道与洋人的装备比，自己的队伍简直就是乌合之众，更别说只配备了鸟枪土炮的克钦族人了。如果两支队伍还各自为阵相互对峙，毫无疑问很快就会被洋人分别消灭掉。艾德罗考虑了一下，令兵卒对克钦族人喊话，要双方暂时放弃对苏洛卡坑口的争夺，共同抵抗洋人的入侵。这一喊话立刻就得到了克钦族人的响应，在英军入侵缅甸时克钦族人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他们与英军之间有着更大的仇恨，可以说是血海深仇。

刚才还在进行殊死搏杀的两支队伍很快就会合在了一起。先前的敌人，变成了盟友。先前还在盘算如何打败对方，现在却在讨论如何共同对付洋人。

在排兵布阵的协商过程中，艾德罗提出，首先必须马上派人去消灭山脊上的炮兵观察点，否则仗还没开始打，人就会被他们的炮弹炸死得差不多了。

协商非常顺利，命令执行得很快，行动也迅速。

半个时辰后，英军的炮弹就失去了目标。这时英军的队伍也已经推进到山垭口了。

艾德罗一看这阵势，就觉得仗好打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傻洋人制定了这种打仗规矩，面对一排排的洋火枪，整支英军队伍配着鼓点和军号神气活现地在走正步，他们似乎要用威严的阵势把子弹给吓回去，或是要隆重地显示他们是刀枪不入，子弹打不死的。面对这些活靶子，艾德罗觉得非常有意思，只要子弹够，每个兵卒都可以过足瘾，他就不信了，还有打不死的洋鬼子。

随着山谷两侧射出的一阵阵火枪子弹，一排排的英军士兵倒下去了，另外一些没被子弹放倒的士兵仍在走正步，对旁边倒下的同伴似乎视而不见。鼓点声和军号声尽管已经残缺不全了，可吹鼓手们还要尽着最后一口气在敲着和吹着。

刚开始面对强大的英军，特别是在挨了他们一顿炮弹之后，艾德罗和克钦族头人都认为自己打不赢，可现在他们的子弹就像割韭菜一样把英军的士兵一茬一茬地割倒。不到半个时辰，英军第一士兵阵列方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山谷阵地上，双方的兵卒都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第二天，英军改变了作战方式，他们不再让士兵排着队来送死了，而是改用山炮直接朝阵地和人群轰击。由于山炮的炮弹是抛物线飞行的，躲在石头掩体后面的人也被炸死不少。这一天的战斗反倒是艾德罗指挥的兵卒死伤比较多。为了保存实力，艾德罗决定让所有人向苏洛卡坑口里收缩，避免更大的伤亡。

艾德罗认为以现有的武器装备，他们几乎不可能打赢英军，为了保住翡翠大山子，他提出，如果实在是顶不住英军的进攻，大家全部撤进坑口，然后利用克钦族人原来埋在坑口上方的炸药炸塌坑口，这样崩塌下来的大量山石泥沙可以把山脚下的英军队伍彻底给摧毁。而他们撤进坑道后，可以想办法从坑口另一端的

通风坑道再出来。

艾德罗提出的方案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第三天的战斗依然进行得很被动，所有人员按计划陆续向坑口的楔状通道撤退收缩。英军士兵从三个方向朝坑口包抄过来，与此同时他们 also 把山炮拖到了山坡上，看样子他们很快就要用山炮直接朝坑道里轰击了。

见人员撤进坑道的动作并不利索，艾德罗心里很着急，他知道必须要在英军架好山炮之前，点燃坑道上方的炸药，否则就来不及了。就在最后一个兵卒撤进坑道后，英军的山炮也已经架好了……

已经不能再等啦，再等英军的炮弹就会飞进坑道里了……

坑道上方一个兵卒点燃了炸药的导火线……

片刻，一声巨响，整座山峰都在抖动，苏洛卡那座巍峨高耸的山峰向着雾露河的一面出现了雪崩似的山体滑坡，巨大的石块夹杂着泥沙从山坡上摧枯拉朽地倾泻下来，所有的洋鬼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掩埋在石块和泥沙之下。

呼啸轰鸣声持续了近一个时辰后才停止，笼罩在漫天的尘埃之中的山谷渐渐又露出它的模样。

一切又归于平静。

雾露河北岸的地形地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整个山坡已变成了一片乱石坡，原来采矿的楔形坑道已荡然无存。倾泻下来的石块和泥沙冲进雾露河，形成了一条不规则的天然堤坝，雾露河在苏洛卡山脚下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夕阳映照下，湖面一片鲜艳的血红色。空气几乎凝固了，没有风，没有枪炮声，没有厮杀声，一切都静静的……

由爆炸引起的山体坍塌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站在坑道口指挥的艾德罗和混合军的其他头人以及三木根全都被坑道前端的塌方掩埋了，英师傅尽管抢先一步逃离了险境，可还是受了重